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九十

明 陸楫 編

說畧六 雜記六

續墨客揮犀 闕名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甞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

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為一巻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甞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絶其妻見潛死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

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

鄱陽龔𡨋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雄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猫正卧其側家人指猫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

異未必盡為禍也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為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之褻慢邪

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為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諸國出古貝木其花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

色織為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夜半非鐘鳴時或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蘓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鳴始知夜半鐘惟姑蘓有之詩人信不謬也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扑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何鬼敢爾命開户移榻於中庭持刃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宫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

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故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汚其上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欵志但漫剥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如令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

便於埀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寃也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

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禱誦揭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

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病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李庭彥獻百韻詩於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惕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庭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

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就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東漢人無雙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王舜求云萵苿出咼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其下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薑汁解之

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黄顙魚後食荆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他魚亦宜禁之

古今說海卷九十

古今說海卷九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畧七 雜記七

聞見雜録 闕名

太祖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廻避禮後太祖每曰安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一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温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為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温成乃曰上非出所

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鎻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霔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

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即令令出内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宫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公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先公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鬚拂地晉公曰内翰拜時鬚拂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宫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於髻上上還輒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

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

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邪方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丈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月不言家人一日語之丈靖不答累以為言丈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於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

半枯矣故郡不敢貢於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即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灔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

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歲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氷凡呼者必以萬歲别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别株也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丈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老僧於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丈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来則山神夜夢告

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

之類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稱焉時相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隷宗正寺至予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歷前皇族女尚

少至元祐間不下萬頁予請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於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歷修著甚禁甚嚴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録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梵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

用此制又以黄金為匣鎻鑰皆黄金也進畢奏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吕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刋刻如册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九十二至九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古今說海卷九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畧八 雜記八

山房隨筆 元蔣正子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争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喧

誶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巵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忠為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為發

幽潛改之即賦一絶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南軒為之墮淚令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邪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改之弊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為韻即賦云功名有命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馬嵬坡上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郢州擁德祐景炎祥興於海上各擁兵南北岸一日大風雨行止皆不利郢州舟覆而薨巽早尋屍棺歛焚阜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㥽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襟又哀被擄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嘲婦云雙柳垂鬟別様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

龍姿儼若親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君非昔河北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淮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

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未見全篇

丈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貫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黙黙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羌曲嬾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栁舊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為美談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丈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遨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

掃秋月有思致可采

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太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翅記生母正令朝無地捧金焦奈煙水龍沙路遥碧天迢遞白雲何處急雨瀟瀟萬里夢魂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趂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醑漫盈樽倩誰寫青衫淚痕時為編修云

三山阜用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鈎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爲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丈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埒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鎚畀著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

是一揮元凶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為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

鄰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訖召坐曰子真悟者耶即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臞長往不返者頗涯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噱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

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塋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畬省處此姬啟畬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啟收骨散之於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拏死在瓜州無葬地幽䰟夜夜到長沙其兄氷壺滑

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壻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汚天真嫌他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丈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隷辰州妓之父

母詣學宫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且泣且悔詵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别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詣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既而並迎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

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丈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嘆慨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令制司檄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幙僚詵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

為佳話矣

揚州瓊花天下秪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徳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絶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强將鋭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豐人也

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王宥詩曰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絶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鶺鴒還有難北風鴻雁正離羣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

令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擕傾筐
一身不蠶甘凍死秖憶兒女無衣裳　不如歸去不如歸
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
異令之春聚皆冠髻開口强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不
得不如狐死猶首丘　泥滑滑泥滑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
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
北望燕京在天末朝来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
鵓鴣鵓鴣鵓鴣鵓鴣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

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為妻孥顦
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
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
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佳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
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
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
醉湘江喚起醒三閭提葫蘆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

春意多九疑山前呌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煇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

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棉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

故宮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壞池雨產在官蛙木棉菴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膂力難勝國不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

敕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為押送官虎臣遂請為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為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絶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専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

之以黄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齋者無不至其
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
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
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燕虎臣於公舍秋
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
惟謹虎臣不答似道側坐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
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
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

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令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無許多苦惱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鬬死於虎臣嗚呼秪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於中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蘋隄勢將蹤餘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

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莫來秖是孤山耐依舊梅花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秋壑賜第正在蕪隄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往此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為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夷矣

古今說海卷九十二

古今說海卷九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畧九 雜記九

諧史 宋沈俶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茍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為妖為孽茍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

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為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甞為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實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為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為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

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閒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霅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

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户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户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户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令

之積金蓄穀倍息計嬴遇災荒而幸糶價之高遭艱厄而喜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四明戴獻可者踈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恙

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資遂往馬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為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盧楊忠挺刀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産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心欲蕩之靡有孑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

刀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嘿咽良久叱
刀却立曰爾畏死給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
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
貿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
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
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
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絶羣不逞修謹自
守一聽楊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

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慶歷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為不軌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為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賊

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為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為男子者覩之寧不有愧於心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閣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

建炎己酉寇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為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為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刀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肜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頴悟廣顙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眷寵尤異儼好坐木馬遇飢則於其上飲食仍奏樂於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歷四年封燕王時富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契丹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望著於契丹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兒啼即止每牽馬牛渡河旅拒以進必曰莫八大王在

河裏其畏之如此契丹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彼以為重今王之薨必以朝廷為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憮然而書之殿中丞郎溰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頊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郎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溰甚傲而接

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竒哉殊快人意

京城闤闠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羼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鬨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即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畧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

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為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於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寘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籮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掇

甕入籮覆以衣舁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畧出四更盡即來决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為生茍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啓獄户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巽撫

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户内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古今說海卷九十三

古今說海卷九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 雜記十

昨夢録 宋康與之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嘴横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横怒欲没孤城每至塔下輒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横怒如故此殆

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為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緑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横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黄又别為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

為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為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為敵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敵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倀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

以呈其牓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閲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檟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内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即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决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别路自辰巳至申酉

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閽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櫝付閽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搢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閽吏導李至第二重閽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黒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挾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緑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

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恠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裀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

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為罷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即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揺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

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黄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靶黑者謂之後靨近弰近弝俱黑而弓面黄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

宗知此竹牛也為弓則貴為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甦為寺居親舊絶無牢落凄凉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餉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為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菴血

屬在焉其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即日命舟以往兵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缺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為報僧曰既為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為酌别飲大醉遂行翊日聽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

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為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即自引決則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需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為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

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勑易度牒為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牘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為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尚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為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

用之大者至於二千人方能推之於水正決時亦能遏
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為
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
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
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
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
為繩縱結竹篾筏木棚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
力即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為之所費甚廣大抵卷

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即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為柱所扼力與石鬬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

隱士弗辭有老畫工奮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覼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瞋目怒鬚可比騶馭近

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龎秀可比臺閣至於輩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龎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强力少加則何以作輩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為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輩中人也洎觀輩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

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人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為物於人間為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涯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為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嫺教訓男即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

充保母使婢云屬既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虚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

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揚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即漸寛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為黍意極歡至語揚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九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

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
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即名
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
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
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
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
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缺
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

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迨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

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
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
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
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
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古今說海卷九十四

古今說海卷九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一 雜記十一

三朝野史 闕名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竑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

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奥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奥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緑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内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為彌遠小名覲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册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

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自恃册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為汚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册立濟王為帝事敗濟王遇鴆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感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

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刼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

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强庭無留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人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摟處子題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

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記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閫帥趙以夫過衢州訪祕書徐霖相見後靦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

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嫠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為執綏官玉音問曰猫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機荅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荅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陪祀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

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答曰有一服九子藥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九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黄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閫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

元己卯甏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桓温羣從尚受卯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

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
皇后七袠之聖躬今天子孤惸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
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
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
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
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閫淮東為國宣勞似道開帥兩淮效

父之故智闇才有餘相才不足自當軸以來収畜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寳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以元老之尊屑就與賤娼潘稱心褻狎貪財好色一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伏而被誅

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絶云寒食家家挿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懐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向錢塘望山掩江城

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孤之旦預陳易簀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封豕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瘁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

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懋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宫霽怒収瘴骨於江邊九廟闓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為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其文自好

丙子三宫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機者悉已竄州橋吴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為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趦趄不行人捶以棍棒三下登舟餧甚得粥飲一桶無匙箸乃

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
皆身膏草野後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
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
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
尤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
尚得為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
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侯齒日忠如蜀將

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罔嶺風雲草木知未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刼化塵緇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

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為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真西蜀根本也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說海卷九十五